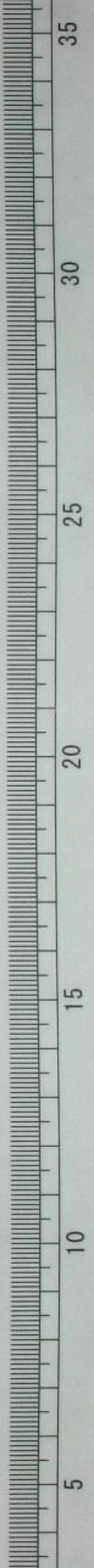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22  
3



文庫 11  
D / 22  
3

010190552883

牧庵集卷十一

元

姚

燧

撰

廟碑

長春宮碑

元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鄂爾  
 根薩里集賢大學士臣布哈齊奏輔元履道元逸真人  
 臣張志僊言臣之曾師長春子邱處機為全真學於西  
 海之崑崙山太祖聖武皇帝當勸金之十年方事西域  
 聞其有道自奈蠻俾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又急其見



而遲其來繼俾以迓之抽兵以衛之與語雷山之陽帝之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國慈儉清靜以脩身帝大然之曰天遣僊翁以寤朕命左史書其言又以訓諸皇子者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勅臣徐世隆載諸靈應之碑惟是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詔因其號易所居太極爲大長春宮猶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已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刻金石則益不白于將來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日事下翰林臣燧實以其日直筆故得兢惕以奉明詔

臣聞老子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務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服固非兵不能讐故萃眾智驅羣雄謀而鬪之櫛沐風雨露處暴衣審彼已教成敗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紛紛事至殷也矧我太祖天戈所直無敢僭刃視徹四海之士疆墟萬國之社禘與臣妾億兆蒼蒼以生之黔首不啻疾風之振林槁非固夫祝臬蒙汜燭龍不照而馬足所及其芳猶不是止焉庸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僅如耳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以來所無惟所

有遠故後服益多惟爲猷大故久焉而成功其事之殷  
有百十于古先者于是之時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  
暇豫猶功成治定束干戈無所于試之世不知垂統之  
艱苦不待長春之告顧于老子取天下者常以無事之  
言已陰契其說而冥會其機嗚呼聖哉然考仲祿之行  
其年已卯長春承命絕宋金使幣從其徒十八人者以  
行明年馳表謝之猶宿留山北辛巳會趣使再至始發  
軻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蹀血于戰場避寇乎  
叛城絕糧于莽閬之沙漠自崑崙四年而至雪山馬上

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觸寒慄裏戰瘰靈其身之不  
恤以憂軫斯世計是勞績有不在開國諸勳之下故帝  
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凡爲是學復  
其田租蠲其征商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  
已殘而首鼠未平鼎魚方急乃大辟元門遣人招求俘  
殺于戰伐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  
賴以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植深仁致吾君  
于義軒者歷古外臣當受命之初能爲是乎匹夫一言  
鄉人信之赴訟其門聽直其家爲有司者猶罪以豪傑

以武自斷而換其羣以二三鉅萬之人散處九州統馭  
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屈子所謂名不可以虛作  
者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隆于後世祖嘗語其嗣道者曰  
乃邱祖仙翁朕及識之加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二祖  
之見而知者然已陛下以聞而知顧爲碑以表所由則  
長春之名藉三聖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宮之與  
碑宜一其時太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真人尹志平  
李志常不請則宜以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  
斯學之力而張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仙今

請而輒報可豈天固存列聖未究以待陛下爲終之耶  
矧卽位踰月爲壇壽寧宮凡日月列星風雨雷電百神  
之親上山川社稷林藪走飛諸祇之親下莫不奏假赤  
章以禋致之十一月與改元端月纔九闕月實三爲壇  
其後壇之延春閣天步一再親以戾止其爲國與民介  
祉導和受釐請命者又亦極矣又虞自經厄以還禁爲  
醮祠今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  
曰先皇帝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眾擇之凡金籙科範  
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爲若然先皇之開醮祠者有成命

御府集 卷一 四  
也爲犯法臣所不愛竟梃而止自今其惟以先皇成命  
從事是世祖獨未究者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之開也  
有門而來也有塗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候方是詔下  
四海之人感激奮言始吾以爲經厄之餘邱氏之學熄  
矣陛下噓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梗其道者除  
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仙之身又冠之以寶冠  
薦之以玉珪被之以錦衣皆前嗣教者所無嗚呼仙之  
求以報盛德圖以酬至恩其子若孫與雲礽其來無極  
者爲陛下祈永永萬年當如何也臣燧敢拜手稽首而

詩之曰

於赫我祖帝蹤其武俾肅將之勦平下土旣奠南邦西  
陲未疆迺鼓迺桴龍旗載揚何水不亂無山不越萬國  
弱草剛風斯拔踰十暑寒振凱未曰六飛之騁确确其  
艱孰灼帝心休其益閒繼夕以朝黃昊尙友方詔外臣  
道德資取崑崙載犖于于其來及之雪山年已徂摧漉  
厥腎腸爲告悃悃莫匪至言身國之本維帝孚之曰天  
覺予飭無怠忘子訓史書虎符寵綏璽書誕告凡爲爾  
學其復無撓又曰長春而所宿號卽名而宮歸主其教

假以澤物宏帝之仁于死于俘必拯以全旋還其真子孫眾有一絕一繼孰世其守有感其道而否臧之人曰不然太祖皇之矧我世祖封植益力曰爾長春朕幼及識太祖皇之維朕將之曾諡四言煥其唐之有嚴今皇乃聖乃哲身先孝治祖塗孫轍爰詔下臣伐石劇穹臣拜稽首二祖之功豈人不忘維帝欽崇驅馬飛廉屬車豐隆或從上帝陟降斯宮靡祥不臻奚祉弗屆於皇我皇萬禩攸賴

普慶寺碑

大承華普慶寺者皇帝爲皇祖妣徽仁裕聖太后報德作也裕聖以歲戊午來嬪越三年大帝建極當至元乙酉方廿有八年裕祖陟天在疚莞莞茹荼與蓼上以慰安大帝于倦勤中以惠鞠晉邸順考成廟之不天皆俾不大盡傷乃心下爲皇孫武宗聖上擇師取友督勸于學俾知先王禮樂刑政以爲治國平天下之具若曰乃裕祖獲心九有者正由乎斯外接宗親之會見內飭宮臣之率職致孝極慈敦睦示嚴如是而善韜智晦明以藏其用大帝才之關政于家則曰于婦是謀投大遺艱



不言意喻廿有九年順考陟方又二年大帝登遐柱傾于天維絕于地急變秋也徐爲圖回未嘗大聲以色益示暇豫經時無君四表不聞枹鼓一鳴召至成廟于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鼎易天下岌岌者爲泰山之安俾聖子神孫得以秉承今億萬年大德二年詔武宗復撫軍于北日侍慈闈者惟今皇上一人耳故情不分而愛彌篤怡言煦之摩手撫之食言而羹息言而膺又伺有無而增益之會太官達納監龍興還由老無子自簿臧獲數千指牛羊馬駝蹄角亦數千田屋貨貨猶不與存

盡獻之隆福宮裕聖則曰吾何庸斯其賜今皇上四年裕聖上僊撤是獻屋爲殿三楹事佛安靈以盡孝思由前順考之國河內未至而還乃與今皇太后克成先志出居二年成廟登遐馳歸京師內難謀作兆緒滋章先事奪之殄殲大慝清宮以待武宗之至旣踐天位惟以其月授皇太子寶中書令樞密使誕告萬方明年至大之元視昔所作圖報弗稱乃慨歎曰德一也時則二焉始之報也吾未出閣惟其身今也登茲元良可不爲天下報乃市民居倍售之估跨有數坊直其門爲殿七楹

後爲二堂行二屬之中是殿堂東偏仍故殿少西疊甍  
爲塔又西再爲塔殿與之角峙自門徂堂廡以周之爲  
僧徒居中建二樓東廡通庖井西廡通海會市爲列肆  
月收就羸寺須是資大抵樞擬大帝所爲聖壽萬安寺  
而加小其磬礎之安陞祀之崇題棗之騫藻繪之輝巧  
不劣焉亦大役也未嘗發民一夫皆傭工爲之其費一  
出宮帑旣其落止淨供之修薦福冥冥或者裕聖乘雲  
御風陟降自天歆茲崇報必反而酬陰隲于下降福穰  
穰者理則有之何難灼見焉惟今皇握黃圖以負丹辰

其大則天其威則雷霆其不測則神明推是報德而上  
之將不裕聖一世而止其孝思遠及烈祖者何窮已哉  
崇祥院臣請礮石以頌功德勅命臣燧臣伏思之佛氏  
之言爲書數千卷博大閱肆學佛之徒猶有白首不能  
遍觀儒生未嘗夙一經目雖勦爲說終爾膚近不能深  
造其微故惟如勅所教惟詩報德其辭曰

有岑其宇有踐其廡有楹惟旅金鋪雕礎瞿瞿其瞻劇  
劇其廉秩秩其正於粢其嚴伊誰考斯帝宮亞匹則今  
皇帝覺皇氏卽其卽以圖薦福于幽於我裕聖報德是

求惟我裕聖爲烈無競大帝遐征儲席虛正時我成廟  
撫軍龍荒惟朝委裘三月皇皇萬里召赴天位昇據其  
神而明孰測爲度如是拱默宮居深安陋昔后母簾政  
僭干惟撫慈孫于學知勵又開太平大業今繼始爲之  
小其報猶私今焉一人以天下爲以天下爲誰專裕聖  
嘉與慈闈實普其慶往聖已矣慈闈萬年翼翼綿綿悠  
久如天皇上之心初豈以已覺皇貞之其錫繁祉

江州廬山太平興國宮改爲九天採訪應元保運  
妙化助順真君殿碑

天下之人有安居不爲其事者平安居不爲其事古曰  
閒民重其賦而刑隨之今也山林之間羽服之流幾何  
人哉苟安居不爲其事人亦孰倡而致于其道庸心其  
教哉制授冲靜真常凝妙法師提點廬山太平興國宮  
錄江州路道教湯德潤儲贏于儉蓄細爲大者十年始  
田履畝纔及三千今萬有奇謀其徒曰之宮廬山名祠  
也九天採訪應元保運妙化助順真君明神也殿實勝  
國所爲旣冥且卑妥靈弗稱其撤改爲江西行省左丞  
呂公師夔及其弟福州路同知師山行金玉局總管師

寬淮西江北僉憲師順江浙財賦總管師謙與諸子姪發米于庾割田于郊捐幣于帑爲鄉鄰先故富室佐財貧者輸力如恐人後爲殿七楹度高百尺以祠真君夾爲翼室右祠三官左祠四聖皆三楹前爲拜殿合之衡廣爲尺百有四十縮身不足于衡十八之四若其攻金攻木埏埴設色之工殫極其技無遺巧矣遣其弟子熊應松周祖清馳書龍興請燧曰斯宮之興五百餘歲勝國盛時加號應元則皇元有天下之號已兆形于斯時迨今海寓旣一大帝至元二十有一年三十年今皇元

貞改元之明年大德八年凡四降詔一賜提點周得一餘皆以賜德潤其于衛持斯宮使人不敢雜揉瀆侮略于其間禮亦優矣德潤以是龍光洊至廬阜載躬重未云喻惟有獎率道流竭才新殿奉安元辰日夕祝釐祈永睿算維億萬年庶幾深山友木石者報上之智畢于如此願銘之碑謹併上圖經匡廬得名與真君事實惟擇筆焉燧諾而思真君靈贖數百年爲有國欽崇章章傳紀者無庸重述未問而嘗告與疑而未瑩者敢用陳之其引朱子傳書排以歷陵博陽山爲敷淺原其山卑

小惟廬草在大江彭蠡之交最爲高大宜所嘗紀然考禹貢言原非一冀之太原徐之東原雍之原隰皆以高平得名何獨岑絕如此廬阜可名原耶大抵是書載導河積石至碣石其間所經如龍門華陰底柱孟津洛汭大伾泮水大陸九河逆河入海又及其所會之水灃涇漆沮之入渭澗灋伊之入洛亦何詳也至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澧已跨蜀而荆數千里矣又曰過九江至東陵東匯入海數語而止亦何略也故朱子論曰以事情理勢言之洪水之患惟河爲甚時龍門九河事急

民困勢重役繁禹親泣而身督之若江漢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或分遣官屬往視况洞庭彭蠡之間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負險阻頑弗卽功則官屬之往者未必遽敢深入是以致誤者或多也因思余昔拏舟成都至夔門其所未至去秭歸三百里耳秭歸而下至江陰望海門而還長江萬里浮游迨遍然蜀荆之山條脈聯絡壯觀天險者如眉之峩眉嘉之離峯渝之瀛山涪之鐵櫃夔之赤甲白鹽巫山及峽之黃牛危巖絕巘刺天入雲何啻千萬與三十六江水會夔門者皆所

不書其見遺者豈獨廬阜哉要朱子之言千載不易者也其曰廬山始名南障由周桓王世匡績學仙所廬故名匡廬圖經已辨晉人紀者之誕所未問而當告者自周而上無爲老子者何有乎今之祝釐時天子諸侯自求多福皆有禮祀禮祀多名合而言之天曰神地曰元人曰鬼神非直上帝也日月列星風雨雷電凡本天而親上者皆神也元非直后土也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凡本地而親下者皆元也人鬼則宗廟社稷凡有功生民死而廟食者也天子既祀天地圖邱方澤至于時巡則

又燔柴四岳隨其方山川皆望秩之不遺無文諸侯四時望祭其方五官五行山林川澤在封內者亦歲徧之後王德薄不能時巡既曠望秩于方岳諸侯復不世其國遷代無恆而歲徧又廢其封內惟道流之宇名山川者由祀其師以及其土之元雖未有齏辜蕤沈牲幣之備而潔齊以致忱者晨夕至焉國家以其依居嶄拔奇峭幽深繚鬱當地氣粹淑之會其神必靈賜宮觀名置官領之時大醮祠庸以奏假赤章上帝后土與本天而親上本地而親下凡曰神元可介社尊和斯世者莫不

致之爲位多至三千六百亦幾秩無文矣實于時巡不  
舉之典修之其宮觀爲有國者之所賴焉嗚呼亦有功  
世教之大者也然惜其知神之神不知神之所以神何  
也由雜夫荒怪也其尊無對大無餘者皇天上帝一而  
已矣有曰上天神后者蓋天言形體帝言主宰后君也  
與帝同出而異其名天子曰元后人臣匹天子者亦曰  
后春秋王與后之輦鑑書伯夷禹稷爲三后則后者又  
君臣同稱昧者不知上帝后土視之巍乎其無朕朕聽  
之漠然其無聞也而造化之迹則體乎萬物而不可遺

乃以形求肖人爲之上帝則冕珪衮舄以爲失耶詩刺  
衛夫人玉璫象拂胡然而天而帝屈原亦曰龍駕帝服  
若真有是人被是服者其來亦尙矣哉甚于后土加笄  
珈瑜翟七政一也日木火土服殺上帝月金水殺后土  
山林川澤之爲王爲大人亦若斯者奚足殫紀夫誰與  
祛之勝國之謬尤在增號淫昏之鬼婺源祠山梓潼之  
屬皆帝之是則尊矣其如降上帝與之班何今事實所  
謂九天採訪應元保運妙化助順真君者九天之屬見  
於天問注以九爲陽數之極固無大窒于理唐李珣碑

止曰廬山使者廟南唐曰通元府勝國太平興國中易  
廟爲觀以年命之神宗進號應元保運真君徽宗易觀  
爲宮刊鏤玉册臣而進之于時洪芻提點是宮奉安玉  
册實爲之記舉錄異記開元十九年明皇夢神人金冠  
朱衣乘車而下曰我九天採訪使者當館我于廬山明  
日又降于庭命吳道元圖其真建祠山陰明皇親書繆  
篆殿額以賜其文惟曰九天使者之廟無採訪之稱後  
世加焉其榜固在也然原以求之非必權輿有唐東晉  
之前方士輯五岳真形圖爲書曰嵩岱華恆皆有佐命

之山而衡岳孤峙無有夾輔黃帝請命上帝建潛霍二  
山爲儲君青城山爲丈人廬山爲使者開元中天台司  
馬承貞請立五岳真君祠使者之廟當作其時其說詳  
而正據而不鑿謂可祛齊諧志怪之惑者真知言哉理  
宗又加妙化惟助順者無徵焉然使也銜君命以出者  
惟人也不能周知善惡之實彰之瘕之故採以資人之  
見訪以勦人之聞神元何假人爵以爲貴賤等威佐上  
帝行四時以運寒暑日月于上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天  
布大澤雲雨不終朝而施德博大出百物而潤澤于下



神變功能如其聰明正直而一有不待夫視宜無不見不恃乎聽宜無不聞正老子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者如必採以資見訪以勦聞而始福善禍淫尊人則不採不及知不訪不能通失將眾矣烏在夫爲天網耶余故惜其知神之神不知神之所以神者此也盡辨之其說猶多姑是舉隅焉耳非獨使讀書以續文造道而明理如德潤者知之可以髣髴鬼神之情狀而不溺于所聞鬼神聞之亦憚豫于冥冥是燧斯言曰千載而下特見有如之人不可以非道誣也銘曰

維天盱眙下土是冒羣望降釐衡岳如卑南服之山匡廬莫夷有截其岑有育其麓衡虞材之烏用不足氣聚金寶騰輝中霄上與列星爛其昭昭倏噫而風隨以雲雨千里崇朝膏潤斯溥造化之迹不掩如斯皆本二氣良能之爲維古哲王及始圖報由時岳狩羣望必告嗟哉後王曠不省方或事云亭侈愆舊章維方外臣竊取咸秩大爲醮祠無文每及盤盤之宮負聖治峯其師湯君言出眾從設格普天三千六百爲位勃僊神示安宅撤構斯宇高廣異先鐵鷲金鋪尙副揭虔爰奏赤章媚

于上下不約而一萬福來迓資我元后山積川增維千  
億年萬方其承走為之詩俾爾羽服鼓鐘新宮步虛是  
續

牧庵集卷十二

元

姚

燧

撰

廟碑

報恩寺碑

報恩寺者女僧妙德之所創也德金城韓氏子考諱誥  
任兵馬都元帥彰國軍節度使其先仕唐遼金大顯德  
適晉陽王氏王氏佩金符為工正生三子而夫卒久之  
子娶婦各能自立德悉以王氏業歸之而繁峙之聶營  
元帥有別業昔以與德德將老于是既而聞有語其考

方國初用兵際搜討所愾于山因燬諸佛廬事德愴然深念父武臣爲國闢地之功雖大亦多斬刈焚燼之慘曩同氣百人今存者獨我吾婦于人而又寡子旣植王氏矣吾其事浮圖法庶得以資福韓宗乃削髮爲比丘尼卽聶營別業創殿像佛第建食堂廚庫前翼三門後敞丈室而瞻眾有田如千頃及山林園圃水磴等利號曰報恩寺仍以沙門某見開山住持見卽工正之弟而身別院以與尼居德翊運動臣之後趣向孤寡名達于徽仁裕聖皇后召見命坐賜之僧衣而元貞璽書及皇

太后教兩下以麻衛其寺是年裕聖幸五臺德實從眷睽優渥及還駐華巖嶺命今衛王阿穆格及親王妃主從官數百人以香幣至寺尋以寺爲衛王集禱所今德請紀其事于石余學周公孔子之道而于佛氏之書蓋未暇也夫未學其道而爲之言必將有戾德又女僧也而志得吾文余辭之爲宜然金城韓氏與吾先令公爲姻戚而元帥公奮迹戎行克振世業武而不殘風誼藹然其後當著顯無聞焉而德也出大室嬪貴族諸子有立乃割愛剗榮棲慕枯寂閱其父家中替求資福于浮

物類集 卷十一  
圖而勛躬所事事集不居可慨也已况其寺復爲國家  
集禱之所而歸美報上臣職攸在揆諸義不得終辭雖  
然寺名報恩將孰恩之報耶若曰生我者父母也食我  
者大君也謂覺皇氏闢大法門儲福利崇其像設奠收  
善果延洪聖壽于億萬年而宗支同茂覃及其幽明濟  
度而有獲斯酬其志亦足書已遂次第其顛末而系之  
以銘文曰

偉韓鼻祖穆于周武奕奕梁山變雅用取于後裔孫國  
以姓之不侯而民何千萬斯其千萬斯中絕不後漢乎

無聞安所爲究嗟維德君生侯富驕移大盛門諸子翹  
翹三十而發介操勤志悼其考澤遠斬一世祝髮而僧  
曰韓吾承卽其考田佛宇肇興期以報德昊天罔極迹  
是爲孝展婦之特且虞吾身而不永年僧子以孫斯宇  
賴傳俾爾歸離奉嘗宅相是其爲言聞者惻愴我則譬  
之天與人殊嗟今諸韓胥彼桂如自根而幹而柯而葉  
爲葉茂繁何啻千億其間豈無一擇先零夫亦何害貫  
古青青在人視之侯之家索自天者視猶一隕釋西銘  
有言民吾同胞矧爾同姓四海滔滔反覆始終理亦昭

晰覺皇貞之韓氏未絕

希真先生祠碑

王氏自其大父義年四十生棄其父定定四十一亦生  
棄君與君凡再世爲男官始李冲虛居丹陽菴後以奉  
金主元辰京官朝朔望祝釐隘陋縣官易殿廡爲雄麗  
賜額丹陽觀君年十七從冲虛學者十九年師卒初卽  
汴藁藏後遷之其鄉德興龍陽觀瑩居三年還汴再居  
丹陽觀汴人敬之如見其師四方賢士大夫假館其廬  
無有虛月雖其徒厭譏不卹也視其尤寒窘者或質衣

爲具歸之其施如此其人也殊有擇初汴受兵有富人  
將逃亂藏金二穴去後數年來訪張人觀聽卽許喪服  
若發埋骨者兆緒將見謾謂役夫可市取祭物僅探得  
一穴恐禍已不暇及其餘也約公取之而歸我其半指  
藏所去去而其主死竟君死未嘗語人無有知其處者  
與之期事雖風雨寒暑未嘗爽言于孺子問以前朝勲  
戚大家事其言亶亶能傾究其隆赫衰摧之由聽者忘  
倦皆可筆之野史亦知爲詩精于賞識裝褫書畫蓋與  
其師及從翰苑諸公遊故聞見獨不囿于道流之狹也

年八十五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無疾而終前終  
二年爲塋曹門外表之以碑凡夙與其師相友與非其  
師之友嘗名價重一時者皆具棺衾移葬其中又各傳  
其鄉里世次年壽爲誌以別墓至是其同門友王道祐  
及其弟子張某者葬之新塋從顧言也後七年族姪埭  
自汴至長安無他營求惟誦君夙昔之賢曰是埭所善  
也且其爲人亦公所詳宜銘其祠燧曰王君賢也王君  
方外人無形勢可藉以動人子徒以故舊而不忘之爲  
計其久遠子亦賢也君諱道清字正之河中臨晉人賜

號希真純素大師銘曰

謂爲不壽耶年幾九十而人誰與夷謂爲壽也耶享止  
其身而後者嗟誰由尊其所聞而不疑行之曰君所安  
我又何悲哉噫從享其師表祠有碑平昔之善載筆于  
斯尙俾來者可考而知

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諡武愍公李公家廟碑

燧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于今三代不論也  
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侯得以致

隆數于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虛邑無有  
土地人民子孫或官卑力微往往不能爲廟記曰父爲  
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祭旣用生者之祿勢有  
必不能致隆者姑借先宋氏言之如文潞公作廟洛西  
其先未嘗將相顧受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子及甫  
惟得祭以大夫祿是于不爲將相者致隆其真爲將相  
者復加殺也如斯者幾何人哉惟呂正獻惠穆于文靖  
范忠宣恭獻于文正世其將相者史冊二百年間纔一  
二見事亦曠世希有者也然自中元以來漢人父子繼

相者故丞相史忠武公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  
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愍公二家重輝曩芳震耀  
一時豈獨爲之子者信敬于昭昭厥考亦足以慰靈于  
冥冥矣惟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六  
朝門閥甚峻惟與崔盧鄭世姻不連他族唐季王西夏  
甚盛疆雖宋金嘗加兵終莫能服我太祖始平之其宗  
有守某某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尙少求從父死爲  
今分土淄州諸侯王所得于公爲考後以金符監淄州  
有子十三人公次居四王妃愛其穎異嘗子之在先朝

故事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參決尙書事公代其  
兄爲之李瓊爲逆有迹淄州君獨從公馳聞瓊繫闔門  
獄中瓊誅得出上盡賜償所亡失授公淄萊路奧魯總  
管後改宣威將軍益都淄萊路新軍萬戶與城夾寨圍  
呂文煥襄陽四年而下之加明威將軍虎符丞相布延  
南征宋兵戍郢十萬城西郢鎖戰艦絕隘爲陣我舟不  
可越乃渠黃灣拖舟泛藤湖以出唐港棄郢去畱公後  
拒敗其追兵行拔新城沙洋下復破夏貴陽邏口下鄂  
漢陽從故丞相阿里公時以左丞戰荊口禽高世傑下

岳進沅沙市下荆南傳檄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  
下之又徙鎮常德左丞徇地湖南丞相兵及瀾西以地  
遠援疏詔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呂師夔闢都元帥府江  
右公爲左副都元帥破劉槃軍下隆興擒熊飛建昌撫  
瑞吉顛與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其將相陳宜  
中張世傑挾益王昞衛王昺浮海趨福立益王元以景  
炎閩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爭起兵公出定反  
地大破吳浚軍十萬南豐浚走如張文虎復合兵十萬  
又破之兜港伏尸三十里浚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



大破之天祥走據汀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孟潛軍復其州而還龍興守帥覬利鉅室罪以陰與賊連已誅夷百三十家公還白其非辜出其未盡誅者獄申帥府改宣慰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尋加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改江西宣慰使天祥復陷汀州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坑散降其眾二十餘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殂廟以端宗世傑復立衛王元以祥興移柵海中崖山近去廣治四百里授蒙古漢軍

都元帥經略廣東進復梅循英德與廣之清遠走王道夫擊凌震海上獲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菱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宏範至自彰與共圍崖山勢計窮蹙度不能國資政陸秀夫抱衛王蹈海死獲其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翟國秀凌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陵港南海平朝京師上勞苦之賜宴其將佐之有功陞者千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移省荆湖凡虜民男女奴鬻之者皆罪而正之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至易子以糴爲發廩賑之

所活爲口亡慮十萬計征占城詔使給糧仗造舟海南  
取得其宜黎僮之民勸趨之疾還詔從皇子鎮南王征  
交趾敗其兵天長府其王遂舉國航海將舟師追之敗  
諸洋中獲海艦三百始公策城天長儲穀待賊斂眾議  
不果盛夏軍士疾作漲潦冒營遽議旋軍賊躡敗吾後  
拒王以公殿賊閉永平關傅藥弩矢射公貫膝負瘡斂  
關出竟以毒發薨思明州年止五十最其平生小大百  
戰下城邑百有五十爲戶三百萬嗚呼其亦勤已後薨  
七年而贈官賜諡封公之命始下玉音仁煦恩重書棺

人臣獲此哀榮極矣公雖不可作已安知其不骨肉九  
原耶公諱恒字德卿自號長白篤孝純至淄州君卒方  
擊兩王聞廣淄州君顧言我死必無訃吾兒使會喪縱  
敵南海平始克銜哀摧動屢絕且薨謂所從曰爲我語  
舅弟妻子吾不得以時喪先公旣抱恨以終天今復棄  
養太夫人而身先朝露于是遐夷吾目不瞑下泉矣其  
謹事之夫人王氏視分土諸侯王之妃姑也訃至夫人  
祕不敢聞之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見夢太夫人曰兒  
今死戰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再夢如是豈誠然耶夫

人始情告曰婦恐無以安吾姑氏心也覆是久矣始位  
哭服喪嗚呼死而精魄猶惓惓其親可哀也已可哀也  
已子二人世安以監廣州從朝京師授新軍萬戶同知  
江西宣慰司事再嗣公益都淄萊本軍萬戶後以正議  
大夫仍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中奉大夫參  
知政事行尙書省江西尙書省罷今以上官參知政事  
行中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踐公武已可見其才  
之無羞子職者自其旣相亦解兵其弟世雄以宣武將  
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臧有夏而王越三百年傳  
厯旣長極崇而墮亦天之道日月作矣眾星匿曜王孫  
始卑徂東自西淄水幽幽束楚之流曰位不豐猶監一  
州有蠡吾民有梟吾土吾力不能天子肆汝從父奔告  
帝嘉乃心寢向用公迺涉潛沉泱泱漢水南紀所恃乃  
地襄陽金湯陞陞公將萬夫長圍四禩而竟下之岷江  
失藩沿流列城振落摧乾至莫難一文軌判裂萬里收  
功九重授策維是武庚狂志復殷爵人號年大蠢甌閩  
終兄弟及公膺奮擊與關四年崖山翦克血其鱣鯢南

海無波廢馬笥衣其賚如何帝曰汝烈宜置左相授兵  
而子西護湖廣公拜稽首天子萬年帝德聖神臣何力  
焉湖廣聽命壤三千里陰翕陽施賞刑自己及兵占城  
轉粟黎儋歸佐皇子致討日南不測風洋冒履而三由  
溜而漢由江而海其涉日深蜚聲日大葺爾南夷曰尺  
箠笞狙勝者眾輕于出危賊策我師不能炎暑雕弓絛  
絲犀甲敗雨避來弗迎邀歸以爭旣奔先編左廣亦傾  
孰作士氣公殿奮武斬輻短兵援枹鼓鼓格鬪比死冠  
纓不顛裹鞞馬革踐迹文淵維昔禡時阜蠹有翩迺今

旋歸粉篆丹旃兆寢悠悠魄遼遠致身移忠惟孝其  
本黼辰思之錄其庸勞寵幽上公可謂曰遭公亡不亡  
公有良子亦秉國鈞實法實似有嚴作廟邊簋維時神  
容與耶去此奚之維溜維漢維江維海其流或枯廟主  
斯毀何以麗牲樂石峨峨太史詩之以侑以歌

袁氏先廟碑

嘗謂天下之人光顯其家者由二道焉一則曰積德有  
漸二則曰成功有會之二者不相資以始則相類以終  
如升也有階而構也有基開也有門而來也有塗無有

無所乘依而徑得者且千金之子將運千金之資猶不輕以相畀必擇善賈可付而後授况造物者儲靈奇之氣賦經綸之才假光濟之具俾佐興太平之業非求夫修仁潔行善爲壽後之謀沒身百年窮躋不變未享其報者之家他子孫孰克當此哉蓋袁氏由高王父而下皆以諸生學修于其躬道行于其家化及于其鄉不吏祿而本富于田者四世一轍而公愛之始克大施于今嗚呼積德之難也如此夫而成功之難也又如此夫高王父諱亨曾王父諱迪王父諱企京父諱鐸公諱湘字

潤夫位至延安路兵馬都總管其功烈之備年壽之至子孫之麗燧已最而敘之墓碑其可以屢書者今申言之曰方天之訖金命也提王公佐一節度之師來歸吾元拔之鋒鏑之下而臥之衽席之上脫民兵死狗地鄜延拓境千里凡負險羣聚資人爲糧者莫不投甲相率而至去民盜死治延之初假之種牛而授以耒耜免民飢死自燕市藥負以百十馬牛卽城爲樓居之致醫司掌爲劑其間有以疾來者視所宜藥與餌不求贏利去民疫死至今州民戴曰者道舊相語猶泫然指城樓謂

曰吾司命也昔漢朱邑爲桐鄉嗇夫其惠止于未嘗笞辱人且死其子曰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必葬我桐鄉自今觀之一鄉之政非有夫千里之治也嗇夫之貴非有夫通侯之位也不笞辱人未嘗日拯民于死也奉嘗者民而非歆其子也然魂魄猶徘徊戀嫪不忘其土無惑乎公遂爲明神以禍福斯民歲時妥靈享黍稷之馨于其孝子之手也廟在今延安屬縣膚施之東川去府治十里外袁氏別墅取延民之助祭之來之易也其年至元十九年其歲庚午其子昭勇大將軍克忠

前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凡今廷臣之平章人物者必曰袁昭勇和而嚴不伐有功賢而有文章可倚以集事可謂能顯親無間言于子責者矣後之子若孫惟無他求其孝以是爲師作迎送神樂章俾歌以祀公其辭曰

延阪兮上下延山崆崎兮其童如赭延水湍駛兮不可以漑田天早霜兮又不宜于多稼城巖邑兮無衍夷公何爲兮安畱斯慕吾義兮懷吾仁曰我延民兮吾父母之公逝兮再紀民過其廟兮其敬益起延故老兮淪亡

其存今者兮匪孫伊子生者逃亂兮奔公爲依死者白骨兮魂魄公歸矧公後兮鼎昌子奉嘗兮孫尸華衣兮綵繚金章兮玉帶總總兮林林來廟庭兮覲拜歌鐘兮舞鼓蘭烝兮桂精舍登數兮備儀公飽德兮焉所公何爲兮晚顰曰哀蘭絲兮日寔吾民曩者五袴之家兮或今也無襦吾又何心兮獨樂乎余身公子孫兮聞聳羣民子孫兮感而繼泣謂公逝兮幾年猶闕有無兮于余一室公明神兮若茲苟有善兮將知我祖父兮且毋公欺我子孫兮可公鬼飢子越兮父令婦齟齬兮夫命俗戮兮素帶公不刃誅兮猶殺之以病稼我田兮蠶吾桑糗我腹兮完我衣裳輸賦孔時兮無後倉箱無重俾公兮一日增傷

牧庵集卷十三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宋太常少卿陳公神道碑

大德戊戌燧舟遊湖湘而陳公元凱方持憲節使湖之南既求追撰妣夫人李氏埋銘為粗敘陳姚同為有虞遺裔矣後五年燧持憲節使江之東而公以總管來莅建康馳書請曰吾八世祖宋太常少卿公以治平二年卒塋洛陽其後子以官為家死不以返塋故於太常塋



失其地所曾祖少中公訪而得之筆地之名與距城幾  
何里步以詔後昆志亦勲哉會薦離大兵終無有能至  
者七十餘年矣元凱始成其志如所筆發墓驗之果得  
范公鎮所撰誌銘摹以蠟紙副吾家乘願爲銘樹石以  
表墓道燧受讀之其先穎川人唐遷于京兆廣明中遼  
亂於蜀家眉之青神其可朶者瓊生延祿延祿生贈兵  
部侍郎顯忠兵部生希亮卽太常公太常生京東轉運  
使忱轉運生簡州司士參軍揮司士生金儒林郎灝儒  
林生國子監丞克基國子生耀州三白渠規措使仲謙

規措生皇東平勸農使膺農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  
管兼管內勸農事則元凱也子敬立最之凡十二世聞  
者慨息以爲非清風素望之門孰能完有家乘得其傳  
次如是之多哉燧曰是足爲多乎哉苟推其世德而上  
之之十二世者又十二世而一耳嘗讀太史公書至其  
敘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顓頊子孫官居功烈文  
辭下及其身而止豈顯親者不嫌自明宜然耶故燧例  
之由譜姚氏亦遠本曰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陽是爲  
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  
牧菴集

叟瞽叟妻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姚墟故姚姓舜三  
妃堯二女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一妃癸比生二女宵  
明燭光禹受舜天下封商均虞城以奉先祀服其服禮  
樂如之以容見天子示不敢臣傳夏歷商三十二世書  
可見者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戲五世耳至虞闕父爲  
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太姬生滿賜媯姓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爲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立申  
公卒弟相公皋羊立皋羊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卒子孝  
公突立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卒子夷公說立夷

公卒弟平公變立平公卒弟文公圉立文公卒長子桓  
公鮑立桓公卒弟五父佗其母蔡女故蔡人殺太子免  
而立佗生子完周太史過陳使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  
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  
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其在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太  
岳之後山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佗取  
蔡女數如蔡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杵曰共令蔡人誘殺  
佗而立躍是爲厲公厲公卒弟莊公林立莊公卒弟宣  
公杵臼立殺其太子禦寇完與禦寇相愛恐禍奔齊桓

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爲鳳凰于飛  
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  
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以陳氏爲田氏聲之近也或  
曰食采田完諡敬仲生田穉孟夷生湣孟莊孟莊生文  
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字桓子生武子開與釐子乞釐  
子生成子恆及楚滅陳而恆得政於齊生襄子盤襄子  
生莊子白莊子生太公和遷齊康公貸於海上食一城  
太公會魏文侯於濁澤請天子求爲諸侯天子命之是  
爲田齊太公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

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卒子湣王地立燕齊楚三晉  
合謀各出銳師伐齊敗之濟西燕將樂毅盡取齊寶藏  
器湣王出亡及莒楚將淖齒殺之莒人立其子法章是  
爲襄王田單大敗燕軍迎襄王入臨淄齊故地盡復爲  
齊襄王卒子建立秦始皇帝兼天下滅齊虜王建遷之  
共自商均國虞至是千九百六十三年矣此吾姚與陳  
始同爲虞中同爲媯卒同爲田之未分者後建三子桓  
稱王氏軫將陳氏而不及昇豈昇仍氏田耶自是田或  
多失傳次王莽自以桓裔追封完爲敬王以田豐爲世

睦侯奉敬王後莽死豐子恢辟亂過江居吳興改姓媯  
五世孫敷復改姓姚惟陳可以世求軫生秦東陽令史  
嬰嬰生成安君餘餘生軌軌生審審生安安生恆恆生  
願願生四子清察齊尙齊生源源三子寔崩遂實字仲  
弓後漢大將軍掾屬文範先生六子紀夔洽謀休光謀  
字季方獻文先生生青州刺史忠二子佐和佐二子隼  
徽隼字道基晉太尉黃陵元公生伯珍建興中渡江居  
曲阿新豐湖生匡二子赤世達世達長城令徒居長城  
下若里生丞相掾康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尙書郎公

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騎侍郎高高生懷安令  
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文讚文  
讚三子談先霸先休先談先梁東宮直閣將軍義興昭  
烈公霸先代梁猶以姓號國曰陳諡武談先子曇倩繼  
立諡文子伯宗繼立崩文弟曇頊繼立諡宣傳子叔寶  
亡陳凡五代三十二年叔寶四子莊弘微某某會稽郡  
司馬司馬生某晉陵郡司功參軍司功生兼右補闕翰  
林學士某翰林三子監察御史當大理評事某秘書少  
監京少監以從子鹽官令衰繼鹽官生高安丞灌高安

物類彙編 卷十三 五  
二子伯宣伯黨伯宣著作郎生旺旺生機伯黨生元史  
元史生徽温州司戶參軍其自軫至機三十九世曩第  
列者正書其傳然自廣明至治平實伯八十七年以三  
十年一易世率之爲六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可推知  
者二世耳嗚呼籍載以來不隕其世德者惟獨一門吾  
姚氏則自梁高平令可系而至今者甘有六世其上則  
或絕或續匹夫之家其可小覲哉嗚呼亦有甚可感者  
古人爲誌納之壤下必載其世次官勲實用備或世變  
時遷人有竊發知爲何代大賢君子揜之不忍及其匱

焉初不預爲裔孫克念其祖求徵而謀也今元凱悼陳  
氏入蜀中微太常公始震而耀之亦其家之鼻祖也故  
旣發視元石而得其真大封樹之碑表賁道刻石人獸  
如其始窆於三易代八世之後亦古未聞者故燧感之  
且敬焉推吾遠本三千歲之上皆有稽於竹帛者詳次  
授之非足止慰元凱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吾同姓表  
章及此其庶幾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邪因爲楚人  
之辭歲時上冢使歌以祀其言曰

峻南峙兮崧高阻西驚兮函峭趾北邙兮坡陀壖洛水

兮波滔滔堂封兮偃斧古爲藏兮幾何所旣夷兮已焉  
有不夷兮疇焉主將帝私兮之家俾鬼護兮神訶待裔  
孫兮爲告賴立石兮不磨維裔孫兮思慎其守不忍嘿  
兮求牛馬走曰先志兮其成庶階茲兮來嗣可究余亦  
虞兮遺苗匪妄胃兮華遙其統緒兮可尋具方册兮昭  
昭年數千兮世踰百生民祖兮或幾及豈伊神明之後  
兮不與他族而中絕而何孟氏一言遽必五世而斬君  
子之澤坐令自今讀其書兮亦取二三武成之策重曰  
往者兮垂芳來者兮是望勿替兮休聲與媯水兮齊悠

長

皇元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銘并序

上畋柳林二月六日丞相臣大都平章臣扎蘭宣徽使  
臣拜達實克御史中丞臣布延直待行殿臣託克託丞  
相臣圖沁特穆爾奏金紫光祿大夫遙授右丞相宣政  
使徽丞相政使臣阿拉克巴哈言臣伏自去年言念祖  
考往事列聖嘗著微勞妄干威顏請褒幽隧聖量含弘  
曲賜允俞爲降誥命追贈臣祖考布爾哈推誠贊治功  
臣儀同三司太傅昌國莊愍公考銀青榮祿大夫平章

軍國重事宣政使翰林學士承旨領泉府司事達實密  
推忠益國輔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高昌  
忠惠王祖妣呼特呼訥完顏氏金源貴侯從封昌國夫  
人高昌王夫人臣雖糜軀補報無所惟有刻諸金石用  
章天休庶幾先烈託垂無窮敢昧死請制曰可太師臣  
託爾齊延丞相託克託又言昔盜殺大臣嘗求王文忠  
公褒揚其功文忠不可其碑故存請發兵士如千百人  
挽之制曰無庸其令十象輦致仍勅翰林學士承旨臣  
燧集賢學士臣孫翰林學士承旨臣仲壽撰書篆額臣

燧稽首承命謹按王曾祖考伊埒庫們實奇爾氏初以  
百夫長事王汗可汗之爲大號自唐以然今惟曰罕王  
今所加故兼稱之曾祖妣夫人脫倫怯昵生圖巴哈齊  
哩克薩理幹罕合臘幹罕四人太祖方以神武戡定朔  
漠王罕與之有間圖卜巴哈率其屬二百戶來歸徑雍  
古爲其王所止居之蒙古魯地遣其子約速穆爾僞爲  
商至帝所控其然帝遣託掄薩理必塔台二人使雍古  
王阿勒呼木實克奇呼爾所召其弟與二百戶者偕來  
帝問圖卜巴哈在王汗所何官曰爲質也俾仍爲質宴

牛馬集 卷十三  
享則賜班坐大臣位帝征西域盡率其屬以從會旌戰  
勞賜回鶻戶五百四十有八在太宗世又從帝弟睿宗  
平金明年乙未之詔定憲宗時以兩諸侯王與蘇布特  
再征西域又率其屬至有在行中明年至袞騰吉斯與  
諸侯王巴圖會征欽察斡羅斯至阿蘇齊默斯城皆先  
登薩理斡罕夫人哈喇哈納生昌公蘇卜特達巴太宗  
分封功臣割順天屬縣東鹿隸昌公初掌睿宗奉記睿  
宗上征事莊聖太后領所部民千戶歲辛亥憲宗立極  
從莊聖所求致之詔蒙克薩勒爲丞相昌國位其亞天

下庶務惟決二人又領諸王副車僧道伊囉勒琨大食  
蠻朝覲貢獻敷奏宣發號令諸事明年因勅掌帑藏與  
祠祀醫卜諸臣於昌國原申前制後二年蒙克薩勒卒  
領中書省終憲廟世權寵不移四子長故湖廣行省丞  
相也先不次故御史中丞茂巴爾次王季四川行省平  
章巴哈特穆爾王自幼事世祖初與今太師淇陽王伊  
徹察喇同掌奏記後獨掌第一宿衛奏記兼監斡脫總  
管府持爲國假貸權歲出入恆數十萬定緡月取子八  
釐實輕民間緡取三分者幾四分三與海船市諸蕃者



兼戶部尚書內八府宰相如馬湏酌郊燔肉告神皆大祀也惟王司之又諸臣喪疾可通籍入與否必是焉白詔凡祝釐金帛惟視其署有司始給十八年升總管府爲泉府司丞相哈喇哈遜嘗奏罷之二十有五年王請復立其年東諸侯王納延叛帝自將往征王前矛而後殿之詔諸侯王而下生殺惟命亦旣底平明年其黨一王哈丹又叛成宗時皇孫詔王將衛士千人從討之大破其軍獲輜重不可貲算哈丹挺身走引分海隅歸奏衛士疾戰之勞請人賜白金爲兩五十制可及改制置

爲宣政院以王爲使凡天下職僧之官何人宜爲從所調奏祝髮之徒入罪罟者惟與是官同聽有司不得專決二十七年叛王罕都犯西北鄙帝又自將往征至杭海王累戰皆捷叛王遠遁撫安邊兵與置驛傳而還明年拜榮祿大夫泉府大卿凡諸侯王副車贊壤奠至庭者王則傳臚受之成宗元貞之元罕都遣諸侯王額琳沁出兵犯西陲帝召王曰卿名素重非身往不可卿能行無對曰効死臣職惟陛下命加銀青平章軍國重事十月獲額琳沁與所部偕來大德三年兼翰林學士承

旨領泉府司事最其賜賚珠衣寶帶海東青鶻白鷹及  
豹出中帑外坊者月異而歲新之不次計以大德八年  
七月二十有五薨享年五十七葬狼山水峪二子承  
相其長今宿衛皇太后實世王官掌傳臚都王副車凡  
贊壤奠初尙諸侯王葉卜肯公主布爾罕再尙諸侯王  
阿濟格之孫公主都掄呼都拉次布喇尼敦宿衛乘輿  
內八府宰相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使太  
府院翰林學士承旨娶廣平忠武王女布喀齊女二人  
長特濟格爲東平忠憲王子大司徒鄂都岱夫人次女

姑姑爲諸侯王瑪納斯妃孫女古濟格爲諸侯王哈齊  
妃因嘗槩王自至元甲子以及薨年追事兩朝惟近清  
光一日未嘗居外實閱四十一寒暑世之知者纔是職  
守與從蹕討叛數事而止白餘朝夕訏謀左右彌縫入  
宿出衛所以奠枕九重者其功將多中禁深祕外不得  
聞惟帝知之故雖沒世猶不能忘特崇其爵於百揆上  
王之高昌使臣鄰無以復尙匪獨其身又貴其子兩皆  
入踐台袞矧其舅弟從子布列中書宥密者猶眾有之  
嗚呼盛哉銘曰

人臣之位等絕數異進爵及王爲世極致嗟王生臣祖  
宗兩朝禁近身居蜚聲遠遙帝崇象教王使宣政九有  
祝髮竭蹙聽命王在泉府舶交諸蕃匪利貨還來遠志  
存疆場雲擾王每從討險阻踐踰帝躬是保斯皆其外  
人所易知毗贊於中誰悉密微其悉密微獨今皇上哀  
其沒世大賁玄壤異姓而王胙之高昌潛德由斯爛其  
章僧若爲未襲貴其胄丞相聯翩兄先弟後婦王之  
王之妃伊誰能方門閱巍巍龜負螭拏碑是墳道  
臨並載銘天子之詔

湖廣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初公以中書右丞下江陵驛聞大帝爲大燕三日曉近  
臣曰布延東兵阿爾哈雅孤軍戍鄂朕常深憂或荆蜀  
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牢必翻城爲應根本斯蹶孰謂  
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聞是肝膽落矣而吾東兵可  
無後虞朕喜以此御筆爲北庭書昔嚕嚕哈西地所生  
阿爾哈雅爲大將有功信實聰明而安詳其加卿爲阿  
虎耳愛虎赤嫡近越各赤給日別平章求之億萬維臣  
之中降是宸翰昭乎雲漢之章藹如天語之溫崇功祿

德匪夸一時可華及子孫百世者纔公一家視古丹書  
鐵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卽江陵民封之千家始公  
微時侍燕惟席地坐後特置榻班諸侯王實愛拉下賜  
之金壘曰踈至而省必合樂鼓某曲飲是他雜以青白  
縹色龍鳳御服御帽金玉珠帶白貂裘西錦珠衣海東  
白鶻凡所以侈服貴近由娛其心者靡不及公嗚呼盛  
哉公北庭人妣夫人圖沁呼都魯化胞生剖而出公考  
額森和卓弗善也將棄之夫人未忍益謹鞠公幼聰穎  
而辯長躬豐耕喟然曰大丈夫當樹勲國家何至與細

民勤本畎畝釋耒去求讀北庭書一月而盡其師學甚  
爲舅氏實喇岱達爾罕所異歎曰而家門戶其由子大  
及從事大將布拉吉達俾其子故中庸右丞相呼嚕巴  
哈從受北庭書又薦其忠謹得宿衛大帝潛藩已未從  
濟江帝射虎未殪公捨馬而徒挺矛春殺之攻鄂先眾  
而登禽一人還流矢貫喉出項帝勇之賜銀爲兩半百  
先是聞吐蕃有貯甘露寶函石室藏山穴者凡再使求  
之皆爲大蛇奇獸所懼莫至最後遣至其所無所見竟  
與俱歸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王闕察耳嘗有

書帝忘其誰在也顧左右問公曰臣所有之書出而決  
兩事皆甚合旨中統三年制以爲中書省郎中襲曰久  
侍禁庭已著勞蹟至元改元加朝請大夫參議中書省  
事發言惟以當可事宜爲心不憚伯相而阿其所志人  
有小疵必曰帝前眾畏其口明年進嘉議大夫僉南京  
河南大名順德洛磁彰德懷孟等路行中書省事始罷  
世侯而易置其地又明年轉廉訪使虎符領鷹坊凡鳥  
獸皮角筋羽悉征輸官尋領諸路鷹師獵戶再兼中都  
路闡遺又明年進中議大夫僉制國用使司使又明年

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爲策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  
使宋得竊築爲疆藩復此浮漢入江則宋可平帝大然  
之徵天下兵領以元帥府觀武襄陽城白河別開行中  
書省以我少師文獻公僉省公爲同簽凡襄鄧唐申裕  
在太宗世所殘漢上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間與下戶賦  
寡者悉徙而南屯田給餉尋罷帥府又明年詔故平章  
合丹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贈太尉史忠武公  
天澤來莅師宋遣人餽鹽茗襄陽乃築長圍起萬山包  
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又城峴首開省其上兵興事

牛府集 卷十三  
劇星火公專入奏能日馳八百里敗宋殿帥今平章范  
文虎於灌灘又明年分中書省爲尙書拜中奏大夫參  
知河南等路行尙書省事又明年兼漢軍都元帥分將  
新軍四千六十及廢尙書復以爲河南等路行中書省  
事宋遣都統張貴張順將舟師從上游送袍甲犒師自  
萬山接戰二十里斬順殺溺過所當貴獨以餘眾入後  
水暴漲慮貴乘出下令軍中舟置燈篝岸積薪燧貴果  
結戰艤爲陣宵遁盡然燈薪戰四十餘里斬之樞門關  
又明年遂請以西域礮攻樊城拔而屠之無噍類遺襄

陽甚慘移攻具臨之且曉守臣呂文煥君以孤軍禦我  
數年今烏飛路絕帝實嘉能忠而王信降必尊官重賜  
以勸方來終不仇汝置死所也文煥感而出降十年二  
月也詔公偕以入覲真拜參知政事明年授資德大夫  
中書右丞同忠武公行荆湖等路樞密院公策能籍民  
爲兵十萬合舊軍或丞相安童布延一人將之南伐宋  
社必墟制皆從之故太傅布延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  
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珍以平章與公  
及故平章文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至郢忠

武疾還敵宿兵數萬築新郢夾江爲城橫鐵鉅鑠戰艦  
江中巢礮曠弩遏我舟師郢北黃灣岸西去江三里所  
港通藤湖達漢敵壁其上攻拔之拖舟入港丞相惟以  
公數十騎覘新郢趙范兩都統鼓伏兵發葭林諸將倉  
卒有未甲者人人奮先殄其一軍兩將之首皆致公剖  
趙腦膚撓酒飲之行克沙洋新城以臨復守臣翟貴逆  
降大軍去而復叛及漢陽故平章夏貴以制置舟師陳  
漢口水軍千戶馬成爲導由己未濟江沙武口塗入江  
拔陽邏青山白湖諸壁走貴軍鄂守臣張晏然王該王

勝以城下遂徇州民衣冠關會仍其服行鄉郭帖然無  
有奪菜秉耜者民爭德吾元仁政義聲恨服化晚檄下漢  
陽壽昌信陽德安大兵旣東分四萬人戍鄂咨公畱後  
尋進官榮祿大夫自陽邏置驛以便行商至蔡方請移  
師江陵而荆閩安撫高世傑將艤舫千六百艘卒二萬  
規襲鄂公分兵禦之大敗之荆江口降諸洞庭桃花灘  
下岳承制以守臣孟之紹爲安撫使卽西師至公安誓  
曰自今功者健兒陞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  
萬夫取進止因南風大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屠之江

陵精銳於是焉盡制置使朱禕孫辭疾高節度達出降  
下令安集如鄂岳傳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荆門隨郢  
復皆下之官其守臣如岳除宋苛法衣食惇嫠詔故平  
章廉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以世傑窮而來歸棄江陵  
市禕孫徵至京師死猶沒入其妻子還公于鄂移兵長  
沙行拔湘陰潭守臣植滉柱江中自喬口至城凡十五  
所皆斷之又拔城西柵射書招其守帥李苦速下以活  
州民不然拔城屠矣不答乃令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  
以樹梯衝礮鐵填石心臺百日公中流矢創甚責戰益

急申命諸將凡所由久頓兵者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  
後也自今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皆居前列有退衄者定  
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拔謀諸將曰國家爲制城拔必  
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悉魚肉之非大帝諭布延  
以曹彬不殺旨也其屈法生之發倉以賑餓人傳檄郴  
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袁連皆下之幼主面縛  
公入覲賀始庭拜平章政事還移兵靖江破嚴關敗馬  
都統臨川陳張兩總管小溶江諭經略馬暨不下凡攻  
三十餘日而拔公以靖江遠中土非長沙匹民性驚囂



易叛難服不重典刑之廣西它州不可言以綏徠其坑  
之市斬暨傳檄下柳鬱林橫嶺廉象潯藤梧貴昭融賓  
宜賀化高容欽雷爲州二十廣東肇慶德慶特爲州三  
特磨農土貴南丹牧莫大秀皆請內屬乃牒全之湘水  
三十六所以通遞舟承制以萬戶史格行宣慰司靖江  
還潭宋餘孽益衛兩王改元海中啗人以爵規復其舊  
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之倫  
大或集眾數萬小方千數在在爲羣與江之北黃蘄相  
煽以動皆削平之僞將張世傑傳欲襲肇慶雷詔公討

之且略地海外無爲賊巢過柳州嶺時暑軍士病渴所  
乘馬蹄地出泉人資沃飲至今名馬蹄泉而僞安撫趙  
與珞已戍海南白沙港公航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擊  
與珞并獲僞使冉南國黃之紀皆磔之諭降瓊南寧萬  
安吉陽聞僞王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經略會衛王  
死崖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文貌入覲置宣慰  
司從鎮南王伐交趾其君蹈海去得文毅昭國兩王以  
歸後二年入覲上都庭拜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  
省左丞相再月而疾勅尙醫四人診視求見登馬而劇

歸卽與夫人訣當廿有三年丙戌五月廿五日薨上都  
享年六十葬都城西高粱河公元醜特哩帝旣才公敕  
陳毫穎元帥郝謙女爲亞妃前卒敕復以其妹爲繼自  
陳三召傳至京師順聖皇后爲加綢服白金爲兩二千  
五百男六人特哩生故資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  
和斯哈雅長郝生正奉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虎符監兩淮軍格齊格繼郝生輔國上將省湖南道宣  
慰使虎符監潭州軍賜玉帶一品富華善如夫人者蕭  
生巴圖爾哈雅阿實克哈雅賸生圖嚕默色哈雅女五

人一適政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錫里薩巴  
一適承務郎大司農少卿僧嘉努一適中書省斷事官  
埒爾錦一適昭勇大將軍監平陽太原軍布延一適傳  
詔巴爾雅男孫三人碩被實哈雅圖圖哈雅和塔拉哈  
雅女孫六人一適郝某一適平章庫爾齊蘇子博囉一  
適監平陽太原軍子集賽餘幼後公薨十四年今正奉  
輔國以神道未碑出公凡受制書與御筆及公平生行  
實請燧曰徵是爲銘嗚呼兄弟爭與昭揚先德於其子  
職責已塞矣嘗讀望諸君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

不必善終未嘗不興慨歎於武敏開用兵端視南國爲  
奇貨思圖形丹青垂譽竹帛於今日後者如取諸懷及  
襄陽下方戍淮西功已不出乎已大師南伐復分兵淮  
東渡江捷聞一失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  
忌邪而公鼓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都身  
至力取利盡海表圖地籍民半宋疆理其時將相雖睽  
後塵猶不可望公少見最所下州荆之南十四淮西四  
湖南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河南各四凡五  
十八自餘洞夷山獠荷氈被毳大主小酋棊錯輻裂連

數千里受糜聽令者猶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雷  
霆之餘威以會其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由省  
幕戎麾與所受降登宰相者丞相二蒙古岱阿理罕平  
章十二鄂囉齊呼圖克特穆爾阿里史格呂文煥特穆  
爾巴哈李庭李順張弘範劉國傑程鵬飛史弼右丞四  
索多元顏諾海闕出柔落也訥左丞四塔齊哈唐古特  
劉深趙修己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也可何瑋張鼎樊揖  
朱國寶張榮實囊嘉特烏瑪喇博囉和塔拉高達馬應  
龍雲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千夫之長又什伯

物類集 卷十三  
是觀出其門眾多又足徵公善推勞人也初北上田租  
畝取三升戶調歲惟四兩及定湖廣稅法畝取三升盡  
除宋他名徵後征海南度不足於用始權宜抽戶調三  
之一佐軍時以爲虐今較江浙諸省槩增倍蕝獨西南  
賴以輕平其境館傳修潔亦甲他省生祠所在岳潭柳  
雷公安興安皆一而嚴關與全獨二銘曰

疇曰江漢南北之限天裂幅頓可恃爲捍天混皇輿其  
險則那古以求之同軌不多秦漢茲降吳平於晉陳兼  
於隋矧趙遺盾耀靈生東有炎朱光燭火之微宜爾滅  
藏於皇大帝神武不世行所睿思效若龜筮由夫潛藩  
自將六師鵬舸浮江亦旣越之歸正丹旻羣策明試加  
兵襄陽五稔克止公曰乘勝籍民授兵將以大臣南國  
用平帝曰俞哉惟爾協朕假爾以鉞誅彼干禁大師克  
鄂鼓行而東四萬其徒雷後甲公公乃按圖吾與吾守  
待敵伺先孰與進取自鄂而岳自岳而荆長沙桂林皆  
勦以兵餘州數十雖定傳檄勢聳言緩心亦孔棘又鋤  
武庚于海之南左右皇子交州是戡疇知公勞大帝簡  
在衣裘禽集靡有遺賚不事故常隨其奎章捷捷翩翩

龍騰鳳翔又錫金壘合樂而飲臣鄰之家寵未有甚猶  
 若未然丞相是崇與太傅公同元元功甲子二終立間  
 是宅壽止名垂晰晰竹帛北方諸流所王維河九里漸  
 濡尙其餘波宜公有子匪相伊使不專美虞賞克延世  
 其北居庸盧溝在西有碑斯豐流峙與齊

牧庵集卷十四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上柱  
 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使罕都與  
 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河南省參知政  
 事額森特穆爾譜其系狀其事以請曰先公三宿墳莽  
 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大而雄偉者不及今焉鑿

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以示遺胄于無窮故屬筆于燧  
以與憲副聘事此道義不可辭乃序之曰公蒙古氏諱  
博囉罕輝和爾公之曾孫嘉本和爾公之孫扎魯和托  
公之子始輝和爾與兄威伊特俱事太祖時太疇盛疆  
威伊特謀往歸之輝和爾苦止曰帝何負汝而爲是竟  
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帝貳之曰汝兄與朕  
皆往獨留何爲無以自明乃折矢誓曰所不終事帝者  
有如此矢帝感其誠易名希禪約爲按答蓋明炳幾先  
與友同死生之稱帝後與王罕陳于哈喇真彼眾我寡

敕烏嚕一軍先發其將瑪楚岱玩鞭馬鬣不應希禪請  
曰戰猶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爲鑿諸軍斧繼顧帝訣曰  
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聖慮者辰入疾戰大敗其  
軍晡猶逐北敕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爲殿腦中流矢帝  
傷之曰朕戒卿蚤休兵竟創而歸親爲傅藥寢與同帳  
踰月而卒帝曰曩濟勒錦爲敵將實禦希禪其以濟勒  
錦民百戶屬希禪子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  
之卽封北方萬家太宗以其子蒙克爲郡王又俾貴臣  
呼特呼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泰安州民萬家

封郡王歸奏帝問蒙古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差次  
惟視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帝曰不然舊民少  
而戰績則多其增爲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爲諸侯者民  
異其編烏嚙爭之蒙古舊兵不及臣半今封顧多于臣  
帝曰汝忘而先玩鞭馬鬣事耶後諸侯王與十功臣旣  
有土地人民凡事于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于  
朝公年十六爲斷事官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額喀  
布格功賜其軍駃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稱是尋詔入宿  
衛曉近臣曰是勳闕諸孫從其出入禁闈無輒誰何李

壇反詔將蒙古一軍圍濟南鈔益都萊州賊平決獄燕  
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呼格齊爲其省臣巴哈  
丹輩毒殺事聞敕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凡四奏人皆不  
當旨丞相希札舉公且言敗事臣請從坐帝曰之人則  
可公辭臣不愛死第年少目不知書帝曰朕方恃卿求  
皇子死尙書拜特穆爾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事是否  
一委自卿明日慎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地  
多瘴宜少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巴哈丹遣人負金六  
贏來迓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邈省臣握兵不安其心將

物庵集 卷之三  
懼而變乃好爲語遣之既至盡以金歸省而竟其獄得  
置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希札曰卿舉得人賜兼金爲  
兩五十武備寺奏令人筋角惟蒙古以時賜于常歲帝  
曰其報賜之自今凡蒙古事無大細如扎拉爾事統安  
圖者悉統于博囉罕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親軍都  
指揮使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總十一年  
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軍爲兩制曰  
其右受巴延阿珠節度左悉委卿指一犯法臣曰如博  
和哩默色朕不責也俄授兼淮東都元帥軍于下邳公

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固與泗州昭信淮安  
實相犄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可頓大兵爲疑海州東  
海石秋違此數百里其守必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  
守臣可襲虜也師至海州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  
清河史安撫聞之亦下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旣降而  
淮東諸州猶城守故太傅巴延入覲還密詔公進兵拔  
淮安南堡戰白馬頭又戰寶應棄高郵不攻由西小河  
達漕河據灣頭堡斷通泰援竟拔揚州斬其制帥李庭  
芝淮東諸州悉下賜西域藥及蒲萄酒介冑弓矢鞍勒



會分江南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遣平叛王珠爾噶岱于應昌賜玉鞶帶幣帛與博囉罕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北京右丞既至召還會南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俾自爲軍其百夫千夫惟聽其萬夫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與正同已行矣公疾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今有日所出入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之徒以壯軍威臣恐一踐南土肆爲貪虐斬伐平民妾其婦女粟其貨財民畏且仇反將滋眾非便召與疾入帝視其

色瘁然賜坐與語重承董奏可之適常德入朔唐古特一軍殘暴其境如公所策敕斬以徇諸是軍皆罷之十六年哈喇蘇博囉蘇烏拉罕蘇呼肯皆彊宗也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莅詔令公往凡居是三年十八年以右丞行省甘肅時大軍駐西北仰哺省者十數萬人自陝西隴右河湟皆不可舟惟車輦而畜負之塗費之夥十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緡公經畫得方供億不乏賊不敢窺邊者二年二十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事黃華反徵內地戍兵進討未

能平賊多奴良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隨在糾覈皆土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顏反帝欲自將征之公曰始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知之以二十率之彼得其九蒙古烏魯札喇爾鴻吉喇特伊奇喇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有衰耗彼亦衰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徵兵五侯自足嘗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制可賜介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乃顏接戰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布岱戰淫雨不止

軍以乏食求卻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而彼軍先動公悉眾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擒塔布岱斬和掄輩後與伊羅勒太師合力始誅之賜銀爲兩四百五十幣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丹復叛公再請往詔與諸侯王龜瑪岱討之公狙于屢勝一日不虞賊游兵卒至止從三騎返走有壑絕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兵且及獨公策馬能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爲天相忠義後逐北極于東海之孺哈丹自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拉塔于陣凡戰四年所俘金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力

物庵集 卷之三 六  
賊平敕一妃賜璽瑪岱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春閣召  
東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問公汝家是器幾何肇  
帶有無公曰以陛下威德奉身之物亦畢備矣帝曰朕  
出此物本酬卿曹之勞在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  
猶曰既有可謂謙挹不眩于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  
是器五百兩二十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爲行中書省求  
可首是省平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  
祿大夫平章政事准鹽爲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逋至  
公如額而集賜異幣一開封監縣特穆爾告廉訪使胡

某不戢其民昏集曙散縣簿陳勸置巡屋器械于村又  
周劉光店爲墻四其門扇鑄司夜出入詔公按之皆誣  
杖而徒戍南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及公等之家公曰  
吾家有馬羣連郊坰不思佐國無以爲方三千里官民  
之倡其入馱馬十有八匹河水遷流無常民訟退灘連  
歲不絕或以其地投獻諸侯王求爲佃民自蔽公奏止  
之仍著爲令河後泛濫提埽橫潰歸德睢州汴梁水及  
城下澇爲巨浸公親行視督有司捍完之皇上元貞二  
年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改復爲河南入覲奏蒙古一

軍戍北歲久衣率故弊請以臣泰安州五戶歲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爲匹帛分賚諸軍上以爲善敕遞車送達軍中賜銀爲兩百五十幣帛三陞辭之日上諭之曰卿今白鬚世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書平章喇眞宣政院使大食蠻合奏始者伐宋世祖分軍爲兩右則屬之巴延阿珠左屬之博囉罕今巴延阿珠皆有田民而博囉罕獨無可後上曰何久不言豈彼恥自白耶其于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之民賜五百戶以上中下率之上一而中下各二及圍昔銀倚比再

至汰踰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銓旅食道宮者旬月皆出之大德之元叛王雍和爾烏蘭巴合來歸公遣使駙聞始是諸王叛由其父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焉來歸宜棄前惡以勸未至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平章湖廣賜金鞍勒至汝甯合福建省于江浙授公光祿大夫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帶夏旱隨禱而兩杭之豪民十家入賂于官大爲釀務高其估而專其利酒日醜惡公變其法張省四憑其富畜凌轅府縣肆爲姦利自刻木牌與交鈔雜行民間實侵貨幣與國

爭利又盜隄海之石牆其私居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始重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于臨安寓舍年六十有五以其年七月八日葬于檀州西北太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揮使都元帥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爲右丞四爲平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雲南西北金山東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再討叛臣四征叛王其間事平而疾聞變請行惟以有國艱虞爲憂視轉鬪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堂奧之朝夕焉雖

風雪戰塚其膚鋒矢交集其躬飲食飢渴不時其口體皆不避恤必致寇首戲下歸報終事而止真凜凜有曾考風上尤眷重之若世祖身御橐韃弓矢皆百世傳寶不以賜臣下者惟以賜公海東青雜鶻先朝多或十賜惟至白鶻觜爪玉如聖語曉曰是禽惟朕及鷹師所韉以卿世臣諸孫宣力之多曰桑榆矣無以娛心河南治地平衍而遠且多陂澤鵝鸕所集時出縱之使民得見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啟邪心皆殊錫也夫人某氏男四人宣慰憲副參政季博羅公于庭臣居家最名

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側聽談祖宗故實毋敢或歸私室宴奉樽俎迭歌舞以娛賓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巴拜次適色徹肯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完者次適國王弟布哈齊次適伊克徹爾太師弟克哈出次適山東宣慰使必匝雅幼在室銘曰

皇矣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臣者公之曾考展一其中矢矢瀝告帝視友同敵陳來加挺戈而出大崩其軍免胄而入五兵之長無矢不仁懋功是創由賊叩輪帝惻其心百俘償死顧成嘉止旣王其子追分茅土

帝自等差國以泰安二萬其家公祖王季勤勩克類再傳而公世祖之事勳闕遺苗帝植以培而獨于公嘗譽其材聽于禁闈無止入出翼翼其心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患靡干承命卽往奚遠奚難東北海隅西南六詔甌閩炎陬金山遐徼聞有難虞必請赴趨大獄叛藩無一漏誅人臣憲憲曰省臺院平章大夫宥密鈞踐先聖今聖賚子優優良駟天閑豪集御鞮褭韃介冑鞞帶衣裘黃白之金委家如印皇矣太祖于疆于理惟公會考實成其始遺厥大艱畀之神孫神孫世祖關乾翁坤考

其皇輿南北猶判孰是浙右羸鬼歆裸大興師征嶽巖  
百城罔不箠壺竭蹶義聲傳其國都孱主銜璧叢爾淮  
東諸州猶壁詔公進攻盪穢渠兇九域攸同公焉成終  
將天之意悠悠或在成始之孫宜際斯會益封桂陽江  
嶺外內于乃先烈克光大嘗聞古先誓侯功臣泰山  
如礪國以永存嗟公王孫國泰山下權輿礪如其自今  
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公伊札吉臺氏諱徹爾曾祖台齊初將突騎百夫宿衛

從太宗戡定中夏又勸平宋彭義斌俶擾山東太宗分  
土功臣由徐邳再剗於兵戶不足萬故國以兩州祖納  
呼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合之鈞魚山戰疾力考奇  
嚙俱監其國以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夏五月十有  
二日生公六歲而孤母夫人富察君介介自持動以禮  
節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質粹美不勤外傳  
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略兼人恒  
以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年軀幹盈常襲其祖衣  
長不能勝則知其先益魁傑也其年入見帝賜之問而

奇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光汪濊涵濡絕其等夷時詢  
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  
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遏人識言音喧沸一寂跳梁  
既平爲秦兵餘之民艱窶剝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  
賜穀帛牛馬脫寒飢者無慮數十萬人歸擢利用監古  
武庫也匪爾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  
逸遺于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鬻民學田官  
有其直令既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爲完廟養賢之須  
歸以事聞制甚嘉可明年僧格分中書庶務立尙書省

初爲平章後爲丞相凡昔盜殺臣爲領部爲制國用使  
爲尙書省所逋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爲中書失微殺其  
二相大爲計局鉤考毫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省尤  
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鄰追繫  
收坐岸獄充物榜掠百至或關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  
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瘐死者已數百人虐焰熏天諸王  
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姦賊帝初未  
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爲醜詆大臣失幾諫禮怒  
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爲止曰臣非有仇于彼而然直不



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  
受言之名臣實憤恥帝意始解命將衛介百人控鶴倍  
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盜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  
帑罪既彰白始矜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  
惡浙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瑪喇默哈實都王濟  
等家併僧格之姻鄂省約蘇穆爾皆臨以謝天下以成  
其獄凡四過徐不入其家爲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善  
瘴惡坐觀政紀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唯  
命江浙平章夙有怨于臺乘其憑怒自傍激之謂湖北

廉使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  
賊終未入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誤裂卷爲兩縫畱  
半印公曰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爲宰相持半印案以  
訟人餘半烏在其人言塞帝顧罵而起臺誣始釋明日  
拜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  
賜爲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劇  
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不蹂  
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暇晝則  
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仆鼓賊或僞降覘其何爲乃

豐酒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侵暴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反名而加諸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者相率以出其渠鄂特新日戢南奔大兵隨之偷生鳴中其黨縛致于軍血鋒刃者纔是一戢自是方三千里枹鼓不鳴正席其堂畫諾而已聞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晨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逆成宗龍庭入踐天位大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鈞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

使肅清宣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流爲御史者肆爲苛虐惟急徵賦以多爲功至迫子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敗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之以爲得職風紀大體微意柏臺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之當水出塗築爲圍田以故瀾漫浸灌沮洳廣遠民不可稻公發卒數萬浚決壘石堤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

右丞相專力一心變和庶政希致隆平纔一暑寒責異已相曰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汝見敗國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七立朝之士在野之民齋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殲我良人矧鉅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楮緡不滿二百而債券積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炳白樂施爲仁不富之實官給轎車始克歸葬于徐邳距山之陽前夕茲山列炬如晝人則以爲公之營魄結爲光耀以助臨照之祥旣貴顯矣妣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孝又何如也

後公薨之三年當至大之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徐國公諡忠肅嗚呼今聖不忘哀而崇之所以爲人臣下賁幽墟可謂竭盡而無餘矣銘曰

維昔大帝立極之歲人生是時不億其麗何獨于公光嶽氣鍾娠是元臣豈億所同加敦詩書聞見開益甫踰弱冠帷幄出入于狩于征無遠不從靡夕與朝勤不懈恭天寵之承其言易直袞闕可彌憑怒安卹大沃宸聰盡殲孔壬于福平章百其贈金汀漳風盜知公來臨投

其受戕耕鑿謳吟成宗繼序曰秦漢下御史大夫丞相  
之亞俾行南臺不專繩愆體仁德音風教是宣移平章  
杭先民所急凌通松江壤防巨室中書平章曾不歲餘  
責右已相阿中速辜行馬施門用示不出憤疾以終救  
時望失將窆徐方岨山之陽貧僅能歸其清益彰嗟茲  
九王奠自神禹岱宗巖巖北徐爲襟其帶伊何淮流在  
南今其疆理感乎古始河鬻彭城其水瀰瀰初公會祖  
以佐運功雖國是徐猶爵未崇於皇今聖公德之令哀  
蚤顯祚上公是命既土既爵傳子而孫帶礪山河國以

永存

徽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兼管內勸農事虎公神  
道碑

李氏國涼爲宋金西北陲患三百年太祖徂征猶係天  
戈以故多取殲夷烏訥城帥實與宋臣戰死惟戲下鈐  
部官穆蘇和勒由首出降獨全從帥子惟忠則贈銀青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愍公恒之考隸分土淄州諸  
侯王王多其氣貌異倫精藝騎射能論說他國言爲華  
言如周象胥氏教以爲其國軍民總管從征淮南年七

故庵集

卷五

七

十二卒二子長則公諱益曰古人以王父字爲姓我其  
法之我先人諱中其取一言姓遂虎姓未冠教參其國  
萬戶府謀議李壇反盜據濟南詔徵諸道兵誅之公在  
王國軍中分城長圍斷其遁塗七月而罪人投首以軍  
諮勞賜廐馬鞍勒衣服甲冑弓矢白金爲兩五十後命  
于朝官以承事郎知萬戶府事用兵襄陽王國軍亦徵  
公在行中復城長圍不釋甲六年當至元十年其守帥  
文德始下明年詔故太傅巴延以中書右丞相督圍襄  
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南伐旣渡江分兵五之一畱故中

書左丞相阿爾哈雅時以右丞戍鄂大軍次浙西右丞  
相徇地湖南詔虞兩軍相距懸邈無以應急緩俾武愍  
公時以左副都元帥將是軍徇地江西公在行中從破  
劉槃熊飛吳浚張文虎文天祥諸軍下江西州七閩中  
州三廣東州十四護送纍臣入覲凡所詢軍旅事機陳  
對皆可官以中順大夫監龍興路是州爲新造之邦而  
宋餘孽兩王改元海中遣閔四出官誅故臣在在起應  
蜂屯蟻附左翦右攘數年未平獨公善威讐而信柔之  
一境肅謐及陞帥府爲省滿秩省以其民安公聞制留

再爲凡監龍興五年移監撫州路始以日本之師繼以交趾之師供億百需一令之下急踰星火動裁以失軍興法其事之集獨先鄰路省喜利臣復大加鉤覈既徵于書又繁爲條約使吏自實有多牟于民而言出于官者皆責償之自以爲功而媒貨其門鮮有不入罪罟者公獨完潔無絲毫得凡十年移監袁州路三年改監徽州路皆位總管上撫陞中議大夫徽陞少中大夫袁徽皆兼管內勸農事滿徽而歸曰吾旣得從戎天訖宋命會其成功受任先朝洪撫袁徽連牧四州服三品服人

臣願欲而不得者身享有之餘二十年可以止矣豈如他人上覬將相以致敗耶過沛慨息曰吾祖世官西河之孺吾考寓墳東海之濱是邦去路而邇亦地之中于是爲家可以西望吾祖東望吾考遂買田休居以大德三年辰在己亥十有一月二十有八日卒年六十三夫人楊氏嚴于內治閨門截若男二人文輝文煥女三人長適武愍孫今湖廣行省左揆世安子利用監某次適池州總管府判官隋載子某幼姆始公之卒弟儀哭曰吾兄不滿年格果于遺榮期以自樂于日薄西山也曾

未中壽而遽已是我可不念其拓境之艱成家之難以厚其死乎凡喪葬須吾力能及不必出兒之家旣墳請左揆曰乃曾考帥烏訥城我先人其鈐部官兄從戎淮漢江間又惟乃考先正武愍是從今以男女故託姻里聞公有所善翰學嘗詩武愍麗牲碑者幸爲吾丐銘于以揭今而訊後死而有知骨不腐矣故左揆走書見懇曰儀非直克弟加善植業同里有貸黃金二鎰者死曰吾可同俗訟其妻子與見知者必其歸耶裂券火之又能以禮自律至里門則捨馬而徒其爲人槩是宜若不

可拒者燧曰嗚呼世有兄夷牀未寒已利奪其財于嫂姪手違恤夫葬與銘聞儀之風亦庶可少愧哉况兼是數美誠難能也故附書之儀由將東諸侯王射士制官承務郎提舉崇明州鹽場今領天后位之民夫人四其亞趙三子文郁文燦文炳銘曰

嗚呼維公少而卽戎與齊長圍平賊內訂先皇賚之驥裹以乘雕弓貝冑華衣晝映繼兵襄陽荷及于中旣下明年大伐是從分戍鄂省皇旋有命大師及吳江右靡定移武愍軍往徇于洪從收閩廣狼烟一空馳以入覲

山川形勝軍民休戚隨問隨應言惻而忠沃心宸楓曰  
淇汝牧虎節以庸公旣戾止嚴威信令植柔鋤強敦皇  
齊聖滿考再爲鄰盜如蜂獨其境收郊農市工移撫十  
年其事始盛倭征交征一食日併海艘督造陸水仰供  
彼婪婪徒私先後公涅入緇出官刑忘鏡紛紛觸禁如  
獸投穽噫哉維公克潔其躬移袁移徽一其初終六秩  
言歸時寵絕競如車善柅擊節月評平馬夷山突如防  
封于仟表之有碑宮崇載銘其陽其烈足證其來後昆  
其賴其慶



牧庵集卷十五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公諱樞字公茂事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十有九年  
 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任可謂必世之久惟其不固富  
 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故不取恥當時明哲  
 保身以薨帝為震悼賻楮泉為千百千五百閔惟子燧  
 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聘財如所賻明年官以禮部郎

中皆異數也既沒世而名聲日延後十九年當元貞二年裕聖太后以嘗侍講裕宗言之成宗贈諡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武宗追號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諡仍其舊又推恩再世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國康懿公祖騎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妣張氏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惟姚氏爲神明之後歷三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絕或續與梁陳隋唐可譜究者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唐六鎮節度使勅勅生金吾將軍漢英漢英周廣順初太

祖遣之使遼見畱事世景聖三宗加安時制節宏化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柱國東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衡之衡之生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居政生太師左金吾衛上將軍虔州節度使景祥景祥生太子洗馬去華去華生金東上閣門使吾州團練使玢玢生閣門祇候武德將軍佺佺生武德將軍獲嘉令錡錡生安遠大將軍慶陽安化丞淵後更名仲宏生公及弟楨格公自稚弱一力于學晝則經紀其家嚮晦則讀書夜分不

輟魯國夫人恐傷耽苦每止之乃塞牕不使見燭就枕必盡三鼓聞將遷關中康懿公錄事判官于許俾取師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來公徒行懷書困休于樹宿止于邸亦出以誦自期甚高宋內翰九嘉少登科甲時有重名方閒居許摧折行位與之遊一日賓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公茂負佐王之略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兒輩宜然猶竟席不樂其爲前輩見推如此王辰許城被圍州判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牕外嘆曰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遭兵河朔鬼物

云然宜掾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鈴索斷行見其懷印若赴州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裹餼糧爲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入家盡付所出蕭曰吾嘗受印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吾掾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卽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六年兄稱之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酒工樂人會破棗陽併公所招將盡坑之大將幕竹林間公前辯

折明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乃感數人逃入竹中潛  
歸其營匿嚴侯軍中纔脫死數十人繼拔德安得江漢  
先生禮復仁甫見公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遇之至帳  
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公爲一莞與之言  
信奇士出所爲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與公訣  
斲死公留宿帳中旣覺月皓而盈惟寢衣存乃鞍馬號  
積尸間求至水裔脫履被髮仰天而號欲投溺而未入  
也公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吾保  
而北無他也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

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茲始歲辛丑賜衣金  
符以郎中伊魯幹齊行臺于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  
競以倍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人有  
以銀二笏來見旣謝卻乃出置甕簾間遣人追及與之  
遂攜家來輝壘荒蘇門糞田數百畝修二水輪誅茅爲  
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龕魯司寇容傍垂周兩程  
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  
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遯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後生薄  
夫或造庭除出語人曰幾褫吾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

爲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  
和卿版尙書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脫  
于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爲沈氏恬版  
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許魏國  
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  
筮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竇漢卿相  
聚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  
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  
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于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

當求他師眾皆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  
躬踐實爲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歲庚戌盡室來輝  
相依以居會上在潛邸遣託克託故平章趙璧驛至彰  
德恐公避託克託畱璧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爲公始  
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使者誤  
徵不敢妄應璧曰汝非棄伊魯幹齊隱此者乎公曰是  
則然矣璧曰良是乃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旣至上大喜  
日客遇之俾居衛從後列惟不直宿時召與語隨問而  
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已受

言可大有爲感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之切乃許捐身  
馳驅宣力盡其平生學敷心瀝膽爲書數千百言首以  
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  
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  
次及其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  
舉紀張令不行于朝而變于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  
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藏穢塞而公  
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  
專邱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

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窳可得而舉刺闕微歛則  
部族不橫于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于需索修學校  
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  
不媮于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  
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攘調匱乏恤  
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  
廩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爲母如牻生牻牛十  
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儲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

平準以權物估卻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源各  
疏弛張之方其下本未兼該細大不遺文不具述上奇  
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太師淇陽王之兄  
故丞相圖們格爾故右丞巴哈濟達今司徒瑪努勒爲  
之伴讀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明年憲宗  
卽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聽上總之大爲張宴  
羣下罷酒將遣人正公頃者諸人皆賀汝獨默然豈有  
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土地之  
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

天子何爲異時廷臣間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持兵權供  
億之須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  
入聞願總兵與國戮力報可公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  
天下功未及竟而遂陟遐太祖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  
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地拔棗陽光化畱軍戍邊襄樊  
壽泗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于軍官分有由是降附  
路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剝殺子女玉帛悉歸其  
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  
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旣實俟時大

舉則宋可平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略司于汴西起穰鄧  
宿重兵與襄陽制閩犄角東連陳毫清口桃源列障守  
之又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繼餽諸州陝西則移隴  
右汪義武公戍利川劉忠惠公黑馬于城都割河東解  
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中糧興元猶懼不繼置行部  
秦州順嘉陵漕潼關沔地轉粟入利其年大封同姓敕  
上于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  
淺島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上願  
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

遂兼有河內王子夏入覲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腦而夜  
宴羣下公爲陳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敕無效潘美伐蜀  
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  
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吾  
能爲之公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  
國福也明年夏禡牙六盤大張教條俾公以王府尙書  
身至京兆置宣撫司以楊中書爲使奏諸干夫長不法  
奪有人室者旬月之間民大和浹道不拾遺師行畱裕  
宗後謂曰姚公茂吾不能離恐廢汝學今遣竇漢卿教



汝先遣三使入大理諭招許不殺掠大軍經土蕃刊木  
求塗以前三使先至諭旨彼以爲誑磔其尸于樹大師  
及城其相高祥登陴望之見吾軍威之盛駭愕口張不  
收飭公盡裂橐帛爲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  
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惟急求三使  
之首或曰投洱水中遣漁者網之無得也俾公爲文以  
祭賜其家人數十戶世無有與及歸馬多道死公惟一  
馬瘠不可乘之則牽之襟穀數升時搖木孟以飼雪深  
三尺軍馬所經踏爲冰梯惟旄牛負橐以從徒步僅千

里而中原馬至分賚之始免繭足上駐六盤公疾求居  
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  
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歲丙辰公入見或讒王府得中  
士心帝遣阿彌達爾大爲勾考置局關中推究經略宣  
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日  
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聞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  
樂公曰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較遠將受禍未  
若盡是邸妃主以行之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復初好矣  
上難之翌日語再及曰臣過是無策思久之曰從汝從

汝先遣使以來覲告時帝在河西聞不信之曰是心異矣曰來詐也再使至詔許馳二百乘傳棄輜重先及見天顏始霽大會之次上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泫然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敕罷關西鈞考廢行部安撫經略宣撫都漕諸司帝規自將南伐與上閱地圖俾公跽指瀕江州郡津步要地可舟越者遂復上兵遣由鄂入歲已未秋及江而憲廟崩渝問至上猶濟江駐兵結層樓蒙以皋比日居其上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聞公諮謀軍中比爲王猛城

三按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興聞叛王將爲非覲於家追前茅還遂振旅斷浮梁以歸上卽大位以王文統爲平章盡止藩府舊臣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爲強橫難制乃以公爲東平至居庸北制下受命卽南或勸無行當入覲陛辭公曰文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爲奪其位至治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居三月大駕北征天后畱燕遣使召公曰兒輩幼時汝授之書何久畱彼時圖們格爾爲丞相惟專從衛宮闕諸事疑則見謀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

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到中書改大司農公奏在太  
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  
與族爭詞爲訟及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  
達才我則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成輦  
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  
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臣宣撫東平嘗閱先聖  
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洛士楊庸  
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盍眞授  
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議王

鏞亦善士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其歲久不致崩  
壞皆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老成以輔王子重省臣以  
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其四如兵  
衛屯田學校農桑皆所屢陳又具四事保民守信強幹  
弱枝修內治外敦本抑末于兵衛又申奏曰內地之民  
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賦以資國用西京北  
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  
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內竊以禦外侮漢軍除守  
禦南邊可選精勇富強三萬燕京東西分屯置營以壯

神都此左右中三衛起本者詔赴中書議事講定條格且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讚仰與左三部尙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尙無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公奏之帝深嘉納後詔中書右丞相安圖同知樞密院事巴延翰林學士承旨哈喇哈遜近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卿等聞否亦當一一參改速行其間一二可增損者記錄以聞李瑄召其質子彥簡竊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如何對曰使瑄乘吾北征之釁爾後兵寡瀕海搗燕閉

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爲所壓抑者伏闕羣言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爲反逆帝曰在昔潛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去年竇漢卿上書累數千言亦發其必爲亂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相參知政事商公挺實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恚忌訟商公爲文統西

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宣撫使趙良弼爲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略疑爲文統流亞械繫于獄會遣鄂託克行院成都而無輔行俾省擇人公奏惟商挺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出而遣之公又入奏方踐阼之初非良弼訶事關中恐後事會甯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爲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蓄異志者比臣請質闔門百口必其無他帝悟出之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山

西明年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降大臣罪有入不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理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經略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污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卽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

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于基業爲守成于治道爲創始正宜息聖心答天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祥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款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可以成帝德可以遺子孫可以流遠譽以陛下才略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始栽之木生而復移旣架之屋起而復毀

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患帝恚爲釋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覲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使其年襄陽下問其事宜公對呂文煥以江淮一使兼上路總管生券軍縱還熟券徙之河北皆可十一年初議大舉奏如求大將非中書右丞相安圖同知樞密院事巴延不可七月左丞相巴延陛辭付敕書惟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也旣濟江下鄂使至夜

召見公帝憂見色曰自太祖戡定天下列聖繼之豈固存之令久帝制南國耶蓋天命未絕朕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巴延雖濟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我家先在于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以進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荆閩斷陽羅渡先遣使責負歲幣畱行人之罪明年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虜之詔巴延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若有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

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邱虛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實詐其來耳是用力拒宜申遣公幹官專轉巴延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赦若此則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半况今民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帕手腰刀必倡爲亂袒

牛原集 卷五 五  
臂一呼數十萬眾不難集也雖非勁軍壁山柵水卒未  
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南方官府以情破法鞭背  
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鹽鐵酒酤權始漢代其後  
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征之人必離散制曰鞭背黥  
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權酤後議十三年罷昭文館拜  
翰林學士承旨仍詳定禮儀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  
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  
禮使明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可以惠利斯  
民者公曰糜穀之多無若醪醴麴釀京師列肆百數日

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  
算與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悉禁絕皆從之初公方奏  
事得疾忽蹠不能言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甦  
百日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默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  
士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今帝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  
斯人者耶惟僉密院趙良弼賻俸半歲爲位祭其家終  
喪時孤姪燧仕陝西提刑煒獨舉其柩藁葬京城東南  
分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煒徙葬卜于西洛金  
門山祖塋別兆于輝菊山之陽公天資含宏而仁恕恭



敏而儉勤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嘗疑人欺己有  
負其德亦不畱怨胷中憂患之來不見言色魏國公每  
譽其善於順受人莫可及在京晚屢輟祿雖奉朝請假  
質券劑盈束視貧甘心不一出言恃其久故干人聞不  
足於上有來卽謀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  
筆中書或咎公獨遺門墻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  
子果若賢才烏避不聞其瑣尾者烏敢藉權樹親賓市  
私恩乎他善眾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鳴  
斯道使今天下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爲先

雖戴惠文身爲刀筆筐篋之行與非華人亦手披口誦  
是書求厠士列者徃徃多然故左丞之制辭有曰德全  
天懿學得聖傳旨固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士士夫不知  
爲廟作主以奉先祀自公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妥靈  
有所三征西南夷爲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  
以不殺四當世祖淵龍規一幅員之判裂也請開屯田  
淮蜀移兵戍之固已起平宋之本及議南伐而難大將  
又上言非中書丞相安圖同知樞密巴延兩人不可宋  
平又與諮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兩王作難海隅

當十五年炎燼撲滅而公始薨古以揆之晉羊祜首策  
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善作者不善成蓋當  
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事于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  
于祜今焉不效于公歟四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宋氏  
後公七年卒公贈少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魯與完  
顏氏李氏皆從封魯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  
故三夫人皆祔煒李出今中奉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  
厚清慎有克繼先烈之譽二女姊宋出姊完顏出姊卒  
娣繼皆嫁爲開府忠武公中子杞淮東肅政廉訪使妻

皆卒孫尙孩嗚呼燧生三歲而孤公弟翼之不知其蒙  
闇教督而急其成俾粗有聞承乏翰林復世公官恐公  
事業不能詳盡不敢干他詞臣故惟自述文不過華質  
不至俚而摭其實焉耳矣銘曰

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天子心啓莫非臣舜察邇言昌  
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粵若世祖方龍躍淵載命  
徵車遐蒐逸賢卽輝起之爰置左右授太子經事靡不  
叩公感一介盡其平生所學與知傾敷悃誠書首八事  
修身以始賢親畏天愛民以次申以州條救弊之方施

治所宜如紀在綱上總兵民公請民去上受封國公擇地所上征南詔公陳邊劉上曰汝言吾行優優展也神武操既有要天下定一于時已兆移兵戍邊首蜀尾淮免夫春秋剽殺去來汴置經略秦以宣撫三年其民歌舞樂士治效若斯公干之是一出爲猷不無贊彌又從濟江內難方蹶帝遣其歸大統入繼移昔已試施諸萬方帝思舊人台哀用章公拜稽首元良未建臣何力有太師顧先改爲大農尋拜左丞申以責難書存可徵南土旣平諮謀新國昭文禁林必首見及後聖相承言行

其生沒爲法程諡以諱名旣又進加功臣開府莫尊太師莫尊國魯哀榮若斯大書穹碑比其生全千祀可貽

董文忠神道碑

公諱文忠字彥誠真定藁城人董世不可遠係其考諱俊材太祖以兵略金地由農畝將鄉民萬眾來歸官以龍虎衛上將軍左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太尉史忠武公兄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闢真定其倖武定仙殺元帥家百口據真定叛而臣金太尉集兄散卒復之仙走壁雙門夜又襲入太尉惟與故侍衛親軍都指揮李

伯祐投城涉塹奔藁左副聞亂已艤舟滹沱卽馬入藁  
合力再復之仙走壁抱犢旋踰河太宗以太尉爲真定  
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戶左副長千夫從追義宗  
歸德薄北門而陳左右皆陂澤太尉以無戰地爲言首  
帥薩奇蘇巴哈不從而大將蘇布特自汴召公尉計事  
金縱兵擊沒其軍左副死事夫人李氏九子公次居八  
諸兄鞠友之憲宗卽位明年王子年二十有二始入侍  
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  
少讀書惟知入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

詩非所學從征南詔其兄平章忠獻公文炳恥不得從  
自藁將家僮二百騎追之大軍深入矣路經土蕃戰而  
後達纔餘數騎己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忠獻率勇士百  
人乘鵠舫先濟教遣他將舟師繼之三捷得敵蒙衝百  
艘遂圍鄂上正宸極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爲郎後  
官奉訓大夫居益近密上嘗不名惟帝呼董八亦異數  
也而公不爲容悅隨時獻納中禁事祕外多不聞舉所  
可知如至元二年安圖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  
言忤天聽公曰丞相由勳閥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

人方延伫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爲乃從旁代對懇  
悃詳切如身條是疏者始得報可八年侍讀徒單公履  
欲行貢舉知上于釋崇教抑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  
書生類教道學類禪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  
文正公與一左相庭辯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亦  
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而爲賦詩  
何關修身何益爲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  
今所誦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  
習求售己能欲錮其說恐非陛下上建皇極外修人紀

之賴也事爲之止君子以爲善于羽翼斯文十一年以  
大師南伐民困供億奏蠲常歲他名之征後燕見降將  
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惟文儒之  
宗武人怨之故大師之外而疆場內而京都莫有鬪志  
釋甲投戈歸命恐後上問公其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  
而君則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  
相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豈  
以逆知汝曹不足恃爲一旦用乎上深善之詔徙大都  
獵戶郢中奏止還貧弱者弛收官鬻田器之稅聽民自

爲以勸本富民會患多盜敕苟犯皆殺無赦所在繫纍  
充物狂獄公言今殺人于貨與竊一錢直上鈞死一斷  
不屬憎黷莫甚恐干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  
傷赦革之或漢人毆國人傷又或告太府屬盧某盜斷  
監布上命殺以懲眾公言今刑曹于囚罪人死者已有  
服辭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寘重典宜付有  
司簿責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圖們覈毆傷公覈監  
布告毆得誣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外皆有羨尺  
適上方工官有需其人惜毀成端斷羨以給非身利而

爲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際卿曹皆結喙惟董  
八啟沃朕心則殺是非辜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尊  
曰用旌卿直儲皇亦曉宮臣曰方壓以雷霆而容止話  
言暇不失次卒矯以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屬摯而泣  
謝曰鄙人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諸  
阽危者蓋與國平刑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摯自安圖  
北伐犯法臣阿哈瑪特獨用國柄盜弄威福眾立親黨  
懼平章廉希憲復相必防其私表以右丞行省江陵者  
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尙多不可久使

居外以孤人望宜蚤賜環從之十六年十月乙亥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樞令密使纒一至中書後冊儲皇累使明習軍國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啟白爲人臣子惟有唯默避任不敢以命令可否制敕而已以臣所知曷令有司啟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敕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蓋前省院臺臣將百人上面諭曰自今庶務聽皇太子臨決而後入聞尋語儲皇董八崇植國本者其識勿

忘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敕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庭臣雜議怒承旨少保王文忠公磐曰如是益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士後至之臣言之用學何爲必今日開是省庭臣三日始奏公爲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人某臣弗便也入言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居其閒言多目公公恚辯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愬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上曰朕自知之彼不

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過莫可指以爲報者乃以楮鏹萬緡爲壽求歡擯棄不取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巴延公表其可相上使嗣爲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則可臣誓御居中宣何力焉而可嗣爲十八年陞局爲典瑞監郎爲卿官以正義大夫俄授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蹕留居大都凡宮籙城門直舍徼道環衛營屯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尙乘等監皆領焉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始大明殿皆資遼右浮海濕材有司

急其成功遽丹漆之不能十年叩之皆桴然中空爲楮二十餘楹比乘輿還壯加其舊是冬十月二十有五日雞鳴入直忽踏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救不及遂絕傷怛不已猶覲其息敕勿速斂五日乃匿且知公圖書外無他居積賻錢數千萬儲皇等是以十月六日歸葬其鄉高里先塋從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服輦帶藥餌大小無慮數百十橐靡不司之中夜有需不須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饑渴駿奔心無怠萌口絕勤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恪獲



謹爲懼故能滋久眷寵彌深上中歲多足疾一日樞密院奏軍務上臥書可公在御榻伏枕而聽比終奏日已移晷屏氣肅肅曾不流盼他日院臣言始吾以公居中而逸烏知其勞如是在他人不可一日彊志勉力爲者何可幾及何可幾及公曰君所見特是時吾固日雞一鳴而蹠燭入而出後或長直四十日不至家夜雜妃嬪候侍休寢榻下上呼之方億熟寐不應命妃蹠興之妃不敢前上詈曰董八誠愛之專敬慎之至事朕踰父汝以妾母蹠之何嫌而爲是拘拘其感孚聖心得是見與

有舉一世億萬維人所未能者爲臣則然其在家出門弟弟敦宗賢賢信友淵毅而明炳遜恭而易直倫理之間人文粲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及有欲言皆由公傳達權幸不敢讒危之及是則皆出涕几筵曰哀哉若人曾未終壽而不淑自茲君側失正人矣一貴戚獨曰天乎世無吾曹千人誠不加少而奪公歸耶下至傭人販夫亦失聲投業後二十有一年當大德辛丑今天子言念其功贈光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諡忠貞配顧氏從封壽國夫人聖語褒揚六珈增麗男五人

士珍中書省參知政事某以門功令保定之曲陽某內  
供奉某某未仕女三人長適太尉子中書左丞彬中蚤  
卒季適中書左丞張公子集賢大學士某男孫五人未  
仕女孫六人長由其姑歸史氏故又適左丞子某餘幼  
在姆士珍將銘墳道持陽陽行省參政王公思廉之狀  
遠走江東而以訪燧義有二焉一以其伯仲父忠獻與  
故參知政事翰林承旨文用與公由先少師儲邸舊學  
命之不官必曰先生一於燧嘗同受學司徒文正公且  
與今忠獻子其兄江浙行省右丞士選相好實再世契

奚言而辭銘曰

在易六位以爻居四上承五君多懼之地於皇前聖與  
天巍巍神明其變雷霆其威公三十年日侍帷幄出入  
起居不辱於數初匪智計其身包周臣職克修敬慎無  
尤天府其觀曰郎與寶其自任重引君當道不剛悻悻  
不柔容容揆義爲中闕焉彌縫或攻聖學異教之似公  
曰其言皆孔孟氏彼去其實務華詞章爲利達資何關  
倫常足明其心斯道力衛展與朋黨弭禍於未父子之  
間進說多艱庶政旣先國本泰山其入告內無是爲大

他隨事陳罔遺於外其非庭尉獄由平反施令必臧等  
乎納言姦竄滔天庭伐其慝雖未卽誅中劇矛戟黃髮  
番番致臣而家歲時存問天語柔嘉晚書宥密瑞監仍  
柄何天不弔年過知命前聖終之賻以送終嗣聖功之  
追爵上公人臣寵光至是焉極矧子廊廟清劭執德無  
右維年竹帛豈夷賴垂休聲其以是詩

